

# 墨子是河南鲁山人——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

刘蔚华

墨子是哪里人氏？历来有争论，归纳起来，大致有四种说法：一是鲁国人。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当染》和《慎大》两篇，高诱注：“墨子名翟，鲁人。”这里说的“鲁人”，据孙诒让在《墨子传略》中考证，是指鲁国人。二是宋国人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云：“墨翟宋之大夫”，墨子在宋国的活动较多，著名的墨子“止楚攻宋”的故事，见于多种古籍，于是一些人就认为墨子是宋国人。三是鲁阳人。毕沅在《墨子注》中，根据《墨子·公输》篇的记事，认为墨子是鲁阳人，因为鲁阳当时属楚，所以墨子也就是楚国人。可是从一些反映墨子与楚国关系的记事，以及鲁阳文君向楚惠王介绍“墨子北方贤圣人”来看，似乎墨子既非楚人，亦非鲁阳人。四是怀疑墨子并非中国人，而是印度人。解放前卫聚贤持此说，除了因为墨子“色黑”（见《墨子·贵义》，下引《墨子》之注篇名）以外，没有任何根据。抛开这一说，前三说，从现在的地域区划来看，实际上只是两说，即墨子是山东人，或河南人，因为宋与鲁阳都在今河南境内。可是这两个省在列举古代文化名人时，往往都不提墨子，这样一来，墨子便真的变成“外国人”了。如何确定一个思想家的籍贯，对理解他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影响，应当根据历史资料，尽可能把它搞清楚。

目前，学界多数人接受孙诒让的看法，权且认为墨子是鲁国人。但是也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。孙诒让否定毕沅之说，主要

的理由是：

“《贵义》篇云：‘墨子自鲁即齐。’又《鲁问》篇云：‘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。’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篇云：‘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，墨子闻之，自鲁往见荆王曰，‘臣北方之鄙人也。’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亦云：‘自鲁趋而往，十日夜至郢。’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。”“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，《渚宫旧事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：‘墨子北方贤圣人’则非楚人明矣，毕武说殊谬。”

这说明，考定墨子籍贯的关键，是搞清楚墨子和鲁国、鲁阳的关系，其中还要搞清楚山东之鲁（东鲁）与河南之鲁（西鲁）的关系。

孙诒让的考证比毕沅的考证，无疑是前进了一步，更加细密了。但是仅此还不能推翻毕沅的结论，即墨子是鲁阳人。其一，墨子是以天下为怀、游走四方的学者，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墨派“锯子”，经常往来于宋国、鲁国、齐国、魏国、楚国等许多地方，“独自苦而为义”（《贵义》），“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”（《孟子·告子》）他多次出入于鲁国，这是历史事实，但这还不是说明墨子是鲁国人的“确证”，而只是一种可能性。《墨子》一书所记载的墨子周游各国的材料，是不连贯的，即使紧靠在一起的两段文字，所记载的事实，在时间和地点上也并不是紧相衔接的。例如《贵义》篇按顺序这样记载了墨子的活动：“自鲁即齐，”理解为从鲁国或鲁阳到齐国，都可以。“南游于楚”，去见楚惠王，也可以作

两种解释。但严格说，楚都在鲁国之西南，恰在鲁阳之正南，作后一种理解为优。“南游使卫”，卫国在鲁阳之北，鲁国之西，说明这次南游可能是从北燕出发的，能否由此推断出墨子是燕国人呢？“北之齐”，理解为由鲁国去齐地比较合适，但理解为由鲁阳远道北上，也未尝不可。可见，孙诒让斥毕沅“殊谬”，唯有他提供了“确证”，细推敲起来，漏洞也是不少少的。

又如：“止楚攻宋”一事，《吕氏春秋》说墨子“自鲁往”，而《墨子·公输》篇却说“起于齐”。究竟是信其本书，还是以后出的《吕氏春秋》为准呢？古人已发现，墨子无论从鲁国或齐国出发，迢迢二、三千里，“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（楚都）”（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），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更不用说步行了！但如果理解为从鲁阳出发，过鲁关，经方城，再奔郢都，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，倒是很可能的。

唯一不利于“鲁阳说”的一条材料，是余知谷的《渚宫旧事》载明鲁阳文君向楚惠王说“墨子北方圣贤人”；如果墨子是鲁阳人，鲁阳文君就不会说他是“北方”圣贤人了，可见这里是指鲁阳的“北方”，也就是鲁国了。其实，这是形式上的推论。如果从历史联系考察问题，就会得出另外的结论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需要引证以下一些资料。

一、关于鲁地名。早在卜辞中已经出现。如“鲁受年”（《殷虚书契续编》5、6、10），注：“鲁亦地名”。在商代，曲阜地区

称奄，周成王“践奄”封伯禽为鲁公时才改称鲁。卜辞中的“鲁”是指在哪里，已不可确考。但在《逸周书》中却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，鲁士民复奔汤。”（《殷祝解》）这个鲁，显然在夏桀的地区内，又临近商汤控制的地区。吴起所说的“左河、济、右泰华，伊阙在其南，羊肠在其北”的“夏桀之居”（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）大约在今河南洛阳、巩县一带。这是夏王朝的腹地。商汤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在东部，以商丘一带为中心。商汤自东向西争夺中原，鸣条（今封丘）一战，夏桀溃败，仓皇南逃，今河南鲁山一带，是他必经之地。这样就可以从上游较容易地跨过颍水、汝水、淮水，向淮南、巢湖一带转移。但是大势已去，鲁士民都投奔到商汤那里去了，夏桀最后死于南巢。从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推知《殷祝解》中说的鲁地，极可能是鲁山地区。春秋时蔡墨曾说：“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……迁于鲁县，范氏其后也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）这里提到的鲁县，杜注：“今鲁阳。”这些材料说明，现在的鲁山一带，最先称鲁，春秋以前称鲁县，战国时称鲁阳，其南接楚之方城，隘口称鲁关，或鲁阳关。

二、周武王克商后，曾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分封，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，称鲁侯；武王死后，武庚勾结管叔、蔡叔发动叛乱，徐戎淮夷也起而暴乱，经过周公东征、成王践奄，才平定了叛乱。“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之，选建明德，以藩屏周”，“固商奄之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皞之墟。”（《左传》定公四

年)这时称为鲁公。原来的鲁县一带的封地，大概是由许文公的后代或其他姬姓诸侯接替了。先封一地又迁往他处的情况，在当时是很多的。这两次受封的情况，在《诗·鲁颂·閟宫》中有所反映：

王曰叔父，成王说：“叔父（周公）！”

建尔元子，封立你的长子（伯禽）

俾侯于鲁。使他成了鲁侯（初封）

大启尔宇，开拓你的封疆，

为周室辅，做好王室的辅助。”

乃命鲁公，王又授命鲁公（再封），

俾侯于东。去做东土的诸侯。

过去往往认为这首诗的前后句意思是重复的，不了解其中反映了两次受封的情况。不过，怎么知道“俾侯于鲁”是指鲁山一带呢？这首诗下面几句话提供了答案：

天赐公纯嘏，天赐予了鲁公宏福，

眉寿保鲁。永远保有鲁的封域。

居常与许，曾居住南常和西许，

复周公之宇……要恢复周公的封地……

徂徕之松，（如闷）徂徕山的苍松，

新甫之柏。（也象）新甫山的翠柏，

南常在今山东省微山湖东，西许正好在鲁阳地区，诗的作者要求恢复“周公之宇”，说明这里老早是周公的封土。徂徕山在

泰山近侧，属于山东之鲁；而新甫山（吕）也在鲁阳地区，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城西。史诗反复把河南之鲁同山东之鲁联系起来，反映了历史实际，周公东征后，把商奄改称为鲁，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，（可参阅李亚农著《西周与东周》第17页）

三、在战国时，鲁阳初属于楚，后属于魏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曾记载“鲁阳公与韩构难”的故事。高诱注：“鲁阳公，楚平王之孙，司马子期之子，《国语》所称鲁阳文子也。”也就是《墨子·鲁问》篇和《渚宫旧事》中说的鲁阳文君。搞清了他和楚王的亲属关系，对他说的“墨子北方贤圣人”这句话，就好理解了。因为鲁阳本不属楚地，虽扩张为楚县之后，在楚王室贵族心目中同对待其本土之县，仍有所不同。所以鲁阳文君向楚惠王介绍墨子时说他是“北方”贤圣人，并不奇怪。实际上，这里说的“北方”就足指鲁阳，和楚之“北鄙”的涵义是等同的。墨子见楚王时自称“北方之鄙人”，也是这种涵义，另外，鲁阳虽入楚县，仍有相当的独立性，它拥有主权、军队，可以自主征伐，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。《鲁问》载：

“鲁阳文君将攻郑，子墨子闻而止之，谓鲁阳文君曰：‘今使鲁四境之内，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杀其人民，取其牛马狗豕，布帛米粟货财，则何若？’鲁阳文君曰：‘鲁四境之内，皆寡人之臣也，今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夺之货财，则寡人必将厚罚之。’……”

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鲁阳有四境，大都小都，战国时仍自称

为鲁，其规模不比当时的滕国、薛国更小。鲁阳文君还向墨子请教了任用忠臣与勇于纳谏的道理，宛如一个国君。《鲁问》篇既载有鲁国国君之问、又载有鲁阳文君之问，大概在当时，东鲁与西鲁是很容易分清楚的。

四、从墨子对鲁国国君以宾客之礼相待，可以说明墨子不是鲁国人，而是鲁阳人。我们知道，按照周礼，国与国之间，王公卿士相聘，宾客一般称主国之君为“主君”。《周礼·秋官·司仪》载：“宾客宾相之礼”规定：国宾来国，“主君郊劳，交宾三辞”，行主君亲去慰劳、而宾客三次辞谢之礼；“宾继主君，皆如主国之礼。诸侯、诸伯、诸子、诸男之相为宾也，各以其礼相待也。”宾主之礼要恰合他们的身份。“使者聘而误，主君弗亲飧食也；所以愧厉之也。”（《礼记·聘义》）如果行聘的使者礼节有误，主君就不亲自对使者行飧食之礼。这样做是要使来聘的人感到惭愧，勉励其改正。今以《鲁问》篇为例，墨子同鲁君谈话时，两次称“主君”：其一“吾愿主君之上者，尊天事鬼；下者爱利百姓……”。其二“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。”完令以宾客的口气，对鲁君提出建议。而对于鲁阳文君则不称“主君”。有时单称“君”，如“君将何得于景于响战？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，上有过，则微之以谏，……。”这是说，您从影子和回声中能得到什么呢？所谓忠臣，是看到了君上有错，能够进谏的人。在这里，墨子不称鲁阳文君为“主君”，并不是因为鲁阳文君的地位不够，而是因为墨子就是鲁阳人，不必以宾客之礼相待。在另一种场合，

即使是卿士，墨子也曾称呼为“主君”。例如墨子南游至楚，对楚王的卿士穆贺说：“且主君亦尝闻汤（商汤）之说乎？……”（《贵义》）这说明，在战国时宾客对主国的卿士也可称主君”。其所以如此，是体现了“宾客摈相之礼”。这个细节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辩明，墨子不是鲁国人，而是鲁阳人，即今河南鲁山人。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刘蔚华，1934年2月生，山西天镇县人。中共党员。195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。曾任山东曲阜大学教授、校长，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，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，山东省政协常委。中国孔子基金会专职常务副会长，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，山东省孔子学会会长、山东省周易研究会会长。系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长期从事哲学、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，并负责山东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管理工作。学术成果宏富，著有《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》、《齐国学术思想史》、《稷下学史》、《山东古代思想家》、《孔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等专著和200多篇论文。

《墨子是河南鲁山人——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》论文原发《中州学刊》1982年第四期